

中国的封建社会，读书人最憧憬的出路，似乎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。仕者，为官也。不过，也有一些读书人不信奉这个教条，选择与众人迥然不同的读书道路：他们坚守书斋，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，不是为了做官，而是为了学懂弄通前人著述的思想内涵，然后形成自己的作品，流布后世，教诲后人，让文明基因代代相传，发扬光大。成都双流人章惇(chāng)，就是这样的人。北宋人释真一子(自称南岳布衣)在《寄冲退处士章惇》的诗中写道：“未遂山中吟，时闻世上音。笑言失真詮，尘秽浊神襟。归植南园芝，驰他北溟金。千日勤耕耘，自然生瑶琳”。诗中，对章惇隐居乡野，潜心治学，淡泊名利的精神加以了礼赞。

那么，章惇一生究竟有哪些成就呢？通过查阅《宋史》《东坡志林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容斋随笔》《续通志》等历史典籍，笔者渐渐梳理出章惇的人生轨迹与治学成果。



扬雄备受章惇推崇。本报资料图

从小成孤儿 博览通经学

章惇，字隐之。一般的史料都说章惇是成都双流人，但北宋大文豪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这样考证道，章惇“本闽人，迁于成都数世矣。”也就是说，章惇的祖先本来是福建人，后来不知为何迁居到了四川双流，从此在川西平原上扎根、繁衍。《宋史》及其他史料说，章惇“少孤，鞠于兄嫂，以所事父母事之”。意思是章惇在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，他成为了孤儿。不过，好在哥哥嫂嫂非常有责任心，他们承担起抚养章惇的责任，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，对章惇无微不至关怀照料，让他茁壮成长。

在哥嫂的庇护下，章惇早早就被送进学堂读书。章惇似乎是块读书的料子，他一拿起书本，就如同着了魔一般，连吃饭时间也常常忘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章惇的读书兴趣集中于“经学”上，尤其是对西汉四川学者扬雄所著的《太玄经》十分着迷，一门心思破解《太玄经》的奥秘。

提起扬雄，估计很多人会想起他是一个辞赋大家，其创作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等名篇流传千古，至今不朽。但其实扬雄还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，他所著的《太玄经》，将源于老子之道的“玄”作为最高范畴，糅合儒、道、阴阳三家思想，把数字、五行、星宿等知识整合于一体。扬雄的《太玄经》，含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，对祸福、动静、寒暑、因革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，均作出合理的阐述。认为事物皆按九个阶段发展，力求写出事物由萌芽、发展、旺盛到衰弱以致消亡的整个演变过程。更奇妙的是，在《太玄经》中，既可看到《太初历》的影子，又可看见物

候学的影子，还可以看见方言的影子，因此，当《太玄经》刚刚问世，许多学者都含沙射影地讥讽《太玄经》过于艰深，让人不知所云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就如是记载，同时期的经学家刘歆对扬雄说，“凡著书者，为众人之所好也，美味期乎合口，工声调于比耳。今吾子乃抗辞幽说，闷意眇指，独驰聘于有亡之际，而陶冶大炉，旁薄群生，历览者兹年矣，而殊不寤。亵费精神于此，而烦学者于彼，譬画者画于无形，弦者放于无声，殆不可乎？”在刘歆看来，著书者应该迎合读者的口味，但像扬雄《太玄经》中这样高深的言论、精深的学说、宏大的意旨，不但一般读者读不懂，恐怕连学者也不愿意读。

正是《太玄经》的艰深、庞杂、多元、深邃，让后世的不少学者纷纷加入到对《太玄经》的研究中，希望能够拨开迷雾，一窥真谛，让更多人知晓《太玄经》的要义。尤其是北宋时期，四川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钻进《太玄经》中，形成了“易学在蜀”的黄金岁月。作为扬雄粉丝的章惇，自然而然成为了“太玄迷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长达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，章惇终于有了丰硕的收获，他采取“明用著索道之法，知以数寓道之用、三摹九据始终之变”的方法，先后撰写出《章氏太玄经注》14卷，《太玄经疏》30卷以及《太玄经发隐》《太玄图》等作品，为人们理解《太玄经》打开了一扇窗口，章惇自然而然成为“易学在蜀”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
教学有绝招 学生成名臣

章惇在潜心治学的同时，也开馆授课，培养有志向、有情怀的学生。北宋名臣范百禄，就是他的弟子。

据《宋史·范百禄传》载：“范百禄，字子功，范镇兄锴之子也，成都华阳人”。出生在今天双流的范百禄，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、政治家范镇的侄子。他先后在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这三朝中任职：利州路刑狱、梓州路刑狱、中书舍人、吏部侍郎、谏院同知。范百禄在不同的岗位上，坚持真理，维护正义，始终为百姓谋利、为普通人说话，从而青史留名。

应该说，范百禄能够成为体恤百姓的好官，与他的老师章惇精心培养是密不可分的。从南宋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等典籍中可知，章惇给范百禄讲授最多的就是《易》《太玄经》等经典作品。章惇曾语重心长地用《太玄经》中“摘”篇中的句条来启发、引导范百禄：“对于人来说，好而从不满足即是善；丑而有余即

是恶。如果君子能增强其所不足的东西，而摒弃其多余的东西，那么对于《太玄》中所讲的道理就可以完全领悟了，这也是孔子所提倡的仁义之心。我对于《太玄》，也不过是讲述这些罢了。有的人有时会困惑其精深的思想，有时会被其晦涩的语言所难倒，有时会沉湎于它所讲述的术数之中不能自拔。对于这样的纠缠书本枝叶末节的人，怎么来给他们讲述这些大道理呢？”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，章惇不是教学生读死书、死读书，而是要求学生掌握书的精华与要义，领悟书中的真谛与思想，然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。这样的教学方法，应该会引爆学生的智慧火花。所以，后来人们在询问范百禄学习经历时，范百禄坦承道，自己跟着章惇学习《太玄经》，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，成就了人生信念。

坚辞不出山 青山存风骨

宋王朝自建国以来，无论是建都中原开封的北宋，还是偏居江南杭州的南宋，都十分重视对文化人的奖掖。每隔几年，皇帝就会下一道诏令，要求地方官员查访本地的文化人，或推荐作官，或给予物资奖励，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。章惇数十年研习《易》学的成就，早已名声大噪，名扬四方，自然也会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。据史载，先后担任过益州(今成都)太守的蒋堂、杨察、张方平、何郯、赵抃等，都“咸以逸民荐，一赐粟帛”。对于地方官员的举荐，章惇丝毫不动心，也不领情，也不接受官府赠予的粮食、布匹等生活物资。看到一拨又一拨官员上门拜访，章惇不胜其烦，干脆离开居住多年的双流，前往幽深的青城山中隐居。

人虽然隐居了，但章惇的著述却不胫而走，四处流传。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年)八月，作为诗人、学者的田况出任益州太守后，得到了章惇的《太玄经发隐》刻本，一通拜读，田况深为章惇的独家解读心悦诚服；恰好，朝廷正在征集各地文化人的著作，田况便将这部书呈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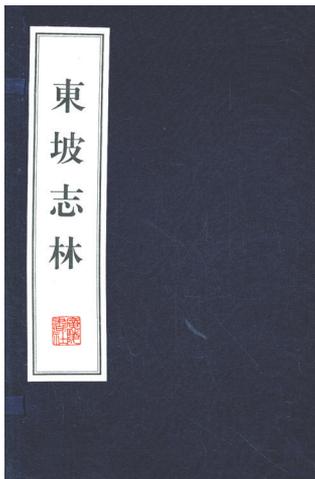
朝廷得书后，再一次下达诏令，邀请章惇出山，担任益州官学教授。田况派人去青城山寻找章惇，章惇闻讯后又一次躲了起来。在茫茫大山中寻找多日，不见章惇身影，寻访者只好怅然而返。

在中国古代，那些具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，被人们称作“处士”。到了宋王朝，皇帝就把“处士”作为一种荣誉头衔，封赐给那些埋头潜心著述、固守精神家园的文化人。宋仁宗嘉祐四年(1059年)，曾担任过宰相的王旦之子王素出任益州太守。到任不久，王素听到了许多关于章惇的故事，在一番核实后，王素认为，章惇不愧是有才之人、有德之士，便上报仁宗皇帝，希望给予封赐。仁宗皇帝欣然同意了王素的奏报，封赐章惇为“冲退处士”。消息传到隐居在青城山中的章惇耳中，他脸上一点也没有露出高兴的神情，继续读书写作、教导学生。

宋仁宗嘉祐八年(1063年)，章惇走完七十六年峥嵘岁月，终老于青城山。当地一个叫张贤良的读书人，为章惇敬献了一副对联，表达对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赞颂：“青城已结神仙侣，碧落俄沉处士星”。

扬雄「粉丝」章惇·坚决不出仕·隐居乡野忙治学

文图 贾登荣



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考证称章惇“本闽人，迁于成都数世矣。”